

## 浓浓忧国情 拳拳赤子心

——著名作家朱鸿老师著作《城南》读后感

■黄冰

“城南涵蓄着我最重要和最深沉的感情”，这是朱鸿老师每每回忆起城南之行与城南之书时的肺腑之言。

城南与终南是同一方向两个不同范围的点，包括终南在内的城南即今西安城以南的广阔区域，也包容了众多的川原与水源，如灞水漓水滴水，神禾原龙首原宿御川。历代诗人有不少吟诵西安城南名胜古迹、层峦叠翠的诗作。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王维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祖咏的《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闻名遐迩的终南山就在西安城南，所以朱鸿老师的《城南》也可以看成是献给中华奇山终南山的一部奇书。

城南著名景点系列中的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周南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境内秦岭山脉中段、古城西安之南。“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耳熟能详的成语皆出于此，是中国重要的地理标志。有着“仙都”“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作为秦岭重要一脉的终南山，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是中国南北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人文的天然分界线。东起西安市蓝田县最东端的杨家堡，西至周至县最西界的秦岭主峰太白山南梁，横跨蓝田、长安、鄠邑区、周至等地，绵延200多公里。

这便是朱鸿老师笔下的城南范围，比几位古代先贤的行止应该都要大。居住在西安城南终南山下、从小就对本地城南历史兴致盎然，并于数年前志在为城南树碑立传的朱鸿老师，翻阅过历代延续的有关城南的方志典籍图片，掌握了关于城南的许多翔实资料。但朱鸿老师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辞辛苦的他在十余年间，走遍了城南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每一个静寂庄严的寺院、每一条奇绝险峻的山路。源川台峰、寺关道池，名气较大的有南五台楼观台、骊峪道蓝武道、武关烧关散关、少陵原乐游原白鹿原、辋川樊川、圭峰山翠华山、曲江昆明池大雁塔等。

知道得越多，就越发觉得家乡城南这片土地的可贵可爱，茂茂黄土之下储藏着无穷尽的历史宝藏。在城南的山岩石缝间、溪流淙淙处、鸟鸣荡漾里、古木参天处，映掩着多少历史的画卷和名人贤达的足迹。朱鸿老师由此对城南的感情更加深厚真挚，决心要为她写一部系列式的大书。真是一片拳拳赤子心。于是就有了这部将近300页、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23年7月出版的《城南》。朱鸿老师因《城南》文名更盛，城南也因朱鸿老师的文章更加闻名于世。

在我的想象中，朱鸿老师或于春光灿烂、冰雪覆盖之时，或于太阳初升、落日熔金之际，再度叩问和拜读业已非常熟悉、如数家珍般的故乡城南的那一片奇山秀水。过往春夏秋冬，历经风霜雨雪，身体疲倦不言苦，心情愉悦乐其中。每当天降甘露或瑞雪兆丰年，朱鸿老师就顺势躲进一株亭亭如盖大树的浓荫之下或是一片触手可及的白云之中。渴饮山泉，饥食野果，志在让城南传记早日问世，矢志不渝情真意切。据史料记载，在西安城南这片广大地域中，古往今来有不少名人留下了探访的足迹，智者乐水、仁者爱山，承接先贤余脉的朱鸿老师也正是如此，每次他都能从诸事缠身的尘世中突出重围（凡俗生活正如北岛的一字诗《生活》：网），跋山涉水走在一片澄明气息令

人四肢百骸舒畅无比的城南早晨，循着此起彼伏的悠长鸟鸣声，读尚静辋川、犹美樊川，夜宿御宿川，漫步曲江，徘徊昆明湖，走进严谨的华严寺，迈入红叶堆积的香积寺，一人两赴秦蜀咽喉关中西门的散关、三登有清凉凉意的古隘关武关，而后对话长安鸟类，品尝长安十粮，还有不能想的父亲及母亲的意象……或曰何故东奔西走风尘仆仆？在家，于袅袅茶香的陪伴之下，于阳光明月清风交替问候下，寒暑往来孜孜不倦如饥似渴捧读中外古今先贤系列不朽著作，不也庶几抵达“终南绝顶”？此强调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大谬也。一者必须知行合一、笃行致远。二是“大隐隐于市”？但在如今的状态之下，又如何做到大隐？只怕是大隐吧。市声鼎沸其嚣尘上，凡人能超然物外？独有情怀只能独善其身的朱鸿老师于是悄然出发，在唐朝古都长安（西安）城南随心所欲地漫步而去。

“咣咣”“咚咚”，一堵飞檐翘角的高墙之内，忽然传出了清脆不间断的铙钹之声，这是位于秦岭终南山黑水河畔的佛教圣地仙游寺，听声音，里面似乎正在进行某种法事。博学多才的朱鸿老师随口吟出了白居易的《仙游寺独宿》：“沙鹤上阶立，潭月当户开。此中留我宿，两夜不能回。幸与静境遇，喜无归侣催。从今独游后，不拟共人来。”此中虽也留宿，热情招呼快用斋饭，可朱鸿老师又怎能停下不倦的步履？

就在法器鸣响的仙游寺里，一千多年以前，伟大诗人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期间，也多次游览了距离治所不足15公里的仙游寺，凡人轻骑快马一路逐风瞬息而至。在往来仙游寺之间，白居易与友人多有谈及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故事，不禁感慨万端，在仙游寺居住了数日，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创作出了千古传诵的《长恨歌》，不仅使杨贵妃和李隆基的爱情名垂青史，还使仙游寺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朱鸿老师在仙游寺围墙外默默吟诵了《长恨歌》里的名句，又想到因此长篇爱情叙事诗而名声大噪的白居易，这首被称为白居易“封神”之作的《长恨歌》，当时上至皇亲国戚、下到五尺弱童都可朗诵，甚至不脛而走，流传到了韩国、日本等地。白居易一首长诗的成功与收获，不亚于当今一些明星的待遇。而对文章、文化、文学及创作者本人的由衷敬意，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西安城南终南山北麓有一座凤凰山（与张献忠折戟沉沙的四川西充凤凰山同名），顾名思义，纯净世间业障的净业寺就在凤凰山中。踏着稀疏的夜色，朱鸿老师在距净业寺不远处就听到了寺内传出的“喇喇”之声。原来是净业寺里的剃度师正在为求度者剃发，手起刀落，头发纷纷而落，伴随着唱词“第一刀，割断一切恶。第二刀，愿修一切善。第三刀，誓度一切众生”，求度者神情凝重，剃度者手法娴熟，周围是一众身披袈裟、双掌合十的佛门中人。当此情景，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庄严肃穆的气氛。朱鸿老师也感到了很大的心灵震撼，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一簇簇黑发应声而落，象征着彻底割断了各种欲望（头发不正是欲念的冒顶吗？）。

朱鸿老师由此联想到人必须常怀敬畏之心，心中有个“怕头”，才能安分守己不敢妄为。但他又痛心地耳闻目睹了城南包括秦皇陵在内的不少古建筑已被破坏，接二连三地建起了摩天大楼。现代物质文明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民众的生活质量，而延续已久的古代建筑其实也有许多科

学合理的成分。一座座遍布西安城南的庙宇，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灵魂的栖息地？人要有信仰、常存敬天畏地之心，才可以坦荡如砥虚怀若谷谨慎做人。

朱鸿老师在《城南》一书中也写到，三国时蜀国大将魏延建议诸葛亮遣一支奇兵穿越其中的子午谷，位于西安城南长安安区子午镇子午谷也叫荔枝谷，是当时专门为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千里迢迢从岭南转运新鲜荔枝的，如此之远走子午谷数日即到。时人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沿途百姓总以为是重大军情飞驰来报，谁知道却只是为了博贵妃开颜一笑。

西安城南的曲江乡不仅有汉宣帝刘询的杜陵，还有同样居于西安城南灞桥区的汉文帝刘恒的灞陵，创造过文景之治的刘恒应该被后人铭记。

西安城之南，不仅是不少逐鹿中原英豪的长眠之地，还有着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代都鲜活的烟火气——爱情故事。西安城南曲江寒窑历来游客络绎不绝，相国的千金竟然破天荒地爱上了当时是乞丐身份的薛平贵，而且苦守寒窑一十八年，最后是夫荣妻贵的圆满结局。朱鸿老师在《城南》一书中，对此寒窑传说的看法别出心裁自成一家，令人耳目一新。

据朱鸿老师多方查询资料、实地考察，得出结论：唐朝诗人崔护那首《题都城南庄》的都城南庄，就是现在西安市城南的长安安区杜曲镇。一介书生的单相思情愫，竟成千古绝唱，可见失落、遗憾之美是何等撼人心魄。

在《城南》一书最后一部分“情感篇”中，朱鸿老师有一篇读来几乎令人肝肠寸断、涕泪横流的《不能想的父亲》，不能想非不想也，朱鸿老师在文中写到，父亲仙逝后，看着父亲的遗物，想到与父亲之间的种种往事，热泪差一点就要夺眶而出，但他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只怕一不小心，那情感的波涛就要决堤而出，甚至会淹没整个世界。父子情山高海深，父爱如山支撑着我们的人生，如今大山倾倒，父爱成绝响，怎能不令人痛不欲生？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是人生大悲。在儿女心中，父母高堂年岁再高，仍然会盼望再高些，可这不以儿女们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在双亲健在的时候，让他们生活得幸福美满健康快乐。

从《城南》一书可以看出，朱鸿老师的文章比较有古味、古意，部分篇章甚至可以读出古骈文的味道，可见他读过大量古代优秀的散文、随笔，他山之石已逐渐化为自己的“营养”。另外，在文章中，即便是写到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美好的现象，朱鸿老师也用的是冷静的笔法，而非慷慨激昂怒发冲冠式的笔法，将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隐于文字后面。面对世上许多不堪的人与事，朱鸿老师总是胸怀“以直抱怨，以德报怨”这样的大格局、大境界。因为他相信，彼岸有一双眼睛时刻注视着此岸的亿万生灵。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滋养成了朱鸿老师善良、质朴、深沉、真挚的情感世界，在这里，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及至如今渐入的老年之境，高兴欣喜忧伤痛苦之时，他会第一时间来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引吭高呼“故土难离，我回来了”，随之山鸣谷应，似乎在欢迎一位赤子的回归。这片土地就是朱鸿老师魂牵梦绕、生活近二十年的西安城南少陵原。少陵原哺育了他，他时刻都在思考回报这方故土，而具有文献与史料价值的《城南》，就是朱鸿老师献给故乡少陵原的一份厚礼。

真是浓浓忧国情，拳拳赤子心。

诗  
歌  
欣  
赏

## 代理教师时光

■李双霖

夜

一口吞下我  
山，一群黑巨人  
压住山洼里  
那束微弱的光

一个人

与一所漏风的老房子  
山鸟  
在黑森林里互相埋怨  
声音比黑夜还黑

那时候

脚板异常坚硬  
走四十里山路轻轻松松  
踩着风霜踩着雨雪  
忍着饥饿忍着干渴

那时候

每月五十二块薪水  
是所有的柴米油盐  
是羞涩的人间烟火

## 采药的日子

■李双霖

暑假不是假

是荆棘丛里穿梭的时光  
十多岁的肩膀  
扛着沉重的锄头  
在草丛里寻觅柴胡、黄芩……  
这些治疗贫穷的草药

把一小块干硬的锅盔

在河水里泡软  
塞进适应性极强的胃  
趴在河边牛饮  
我们有喝不尽的河流

暑假

都交给了大山  
跑遍了周围所有的山川河流  
一滴滴汗水  
摔成一枚枚硬币

那是开学时

紧攥在手心里的学费

## 村里的掘墓人

■李双霖

一个一个

老去了  
这门手艺再没有人继承

现在埋葬都用挖掘机  
这些冰冷的机械手  
野蛮地撕开大地的皮肤

又将一口口棺材  
缝进去